

自由空气

# 自由空氣

# 自由空气

[美]辛克莱·刘易斯 著

谢素台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9\frac{1}{4}$  字数 198,000

1988年11月第1版·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000

ISBN 7-5033-0062-0/1·57

定价:2.50元(膜)

## 第一章

### 博尔特伍德小姐陷入泥坑

当挡风玻璃关上，给雨淋得那么模糊不清时，克莱尔想象她正在光线朦胧的海底驾驶着一辆被水淹没了的汽车。挡风玻璃打开，一滴滴雨点就渗进她的眼里，使她的脸蛋冰凉。她非常激动，十分凄惨。她认识到明尼苏达州的道路并不尊重她在长岛大街上斯斯文文驾车的经验。她觉得自己象个女人，而不象个司机。

那辆戈麦斯牌双座敞篷汽车有七十马力，嗖嗖地响着。自从离开明尼阿波利斯城就没有什么曾超越过她。后边一辆卡车试图挤开她，于是她掉进沟里，爬上斜坡，回到大路上，这以后卡车就无踪无影了。现在她在观赏比海边花园的群山更壮丽的景色——一段畅通无阻的道路。克莱尔对她的乘客，她父亲，颂扬说：

“好极了！有一段砾石路。我们可以快速行驶。我们会赶到下个城市，揩干了。”

“是的。不过别关心我。你干得很好。”她喘息说。

迅即，沮丧情绪涌上心头，她看到那片砾石尽头。前面的道路是一片潮湿的、黑漆漆的斑点，布满交错的车辙。汽车象箭一样投进大草原粘土的泥淖中，这<sup>些</sup>着柏油、粘蝇纸、鱼胶和嚼得稀烂的、布满赭色焦糖的泥浆。它<sup>们</sup>入粘土中的时候，农民们就派人请来树墩子似的精力充沛的人，尽力把泥坑毁掉。

这是她初次遇到的真正泥泞难走的一条道路。她惊恐不安了。这时她忙碌得没有空害怕，或是做克莱尔·博尔特伍德小姐，或是安慰她那心神不定的父亲。她必须开车。她的脆弱的、优美的双臂注入了一股相当富于创造力的凶狠活力。

当车轮陷进粘泥浆的时候，就打滑，翻滚。汽车滑向一边。它<sup>们</sup>人地失去了控制。它开始威风凛凛地朝壕沟转过去。她好象与假想的对手练习拳击一样与方向盘搏斗着，但是汽车继续傲慢地摇摇晃晃滑动着，直到车身斜过来，横在路上。不知怎地，它又倒回来，侵蚀了<sup>一</sup>条车辙，向前驶去。她不知道她怎样办到的，但是她把车倒过来了。她渴望从容地回想一下她自己在驾驶上的灵活手法。她没有回想。她一直行驶下去。

汽车回火了，速度慢下来。她从一档猛地拉到三档。她加快了速度。发动机象惊恐万分、剧烈跳动着的<sup>心脏</sup>一样运转着，而汽车却在她前面一大片景色单调的污泥中缓慢地爬行。

她拼命把汽车控制在主要的车辙里。她一下子把挡风玻璃<sup>拉</sup>开，全神凝视着左边的车辙。她感到她在阻止车轮攀登由于布满小沙砾而闪闪发光的、那堵足有六英寸厚泥墙的车辙陡坡。她的理智向双臂怒吼。“让车辙操纵吧。你只是在和它斗争。”它起了作用。一旦听其自然，任凭汽车自动运行，汽车

车轮就舒舒服服地沿着车辙前进，有一会儿她体会到每个汽车驾驶人遇到每一场灾难以后都曾怀着的愉快信念：“既然这种特殊的不愉快事结束了，我就再也不会，再也不会遇到任何麻烦了！”

不过假定发动机太热了，水用光了呢？焦虑使她神经紧张起来。而且一条条很深的，别具特色的车辙变成了错综复杂的图案，就象城市有轨电车终点站的一条条铁轨一样。她辨认出新近通过这里的一辆汽车的车印。它印着后轮的卐字轮胎花纹。那道车印是她的朋友，那位她了解和喜爱的、素昧生平的汽车司机。

她非常疲倦。她不知道她是否可以停一会。然后她行驶到上坡。汽车摇晃起来；感觉到她身子下面晃荡起来。她猛地把加速器踩下去。她的双手转动方向盘，好象她在推汽车一样。发动机加快速度，怒冲冲地行驶下去。从表面上看那仅仅是一片绵延起伏的地面土坡，但是就她的忧虑而言，却是她——不是发动机，而是她本人——霎时间要把这庞然大物拖上去，直到到达顶峰，又平安无事经过的一座高山。泥淖仍然望不到尽头。

在恐慌中她沉思道，“会拖延多久？我简直坚持不下去啦。我——噢！”

前面那辆汽车的指路车印突然消失在一片绵延起伏、水泡四散、好象黑面糊糊一样的泥沼里。她顺顺当地加快速度，冲进波动起伏的泥坑里，穿过去，又回到重新出现的印着卐字标记的车辙中。

她父亲说：“你在咬嘴唇。如果你不当心的话，你会流血的。最好还是停下休息。”

“不能！这片泥淖没有底。一旦停下来就失去动力——要永远坚持下去。”

过了十分多钟她才到达一座在砖瓦铺的搭着木板平台的桥梁兼排水沟那里。由于这种坚固的木板基础，她可以停下来。当她刹住车的时候，轰鸣声逐渐沉寂下来。水箱里沸腾的水在引擎盖周围冒着热气。克莱尔意识到她前面脖颈神经的紧张劲儿；也意识到她的脑袋非常疼痛。她父亲好奇地瞥了她一眼。“我一定成了个失魂落魄的人。我敢肯定我的头发很吓人。”她沉思，但是望一望他的时候她就忘了这回事。他的脸色非常苍白。在纷乱的活动他不觉地让过去那种沮丧神色使他泪眼模糊，嘴角松垂。“一定要前进！”她下了决心。

克莱尔对衣着是非常讲究的。她憎恶蓬乱的头发、撕破的手套、沾满污泥的鞋。在水坑边犹豫得象一只猫一样，她下了车走到桥上。甚至在一块块桥板上污泥也有三英寸厚。污泥在她的矮腰的、罩着鞋罩的鞋四周扑哧扑哧地响着。“啊！”她尖声叫道。

她踮着脚尖走到工具箱那里，拿出一只折叠帆布水桶。她慢慢地走下去，走到下边涓涓流动的小溪边。她悲惨地意识到一片田园景色——小河旁柳树下的一群奶牛，湿漉漉的乳草，不再是干燥的干枯的毛蕊花草茎——都发了霉。河岸那么滑，以致她失足跌倒，几乎是爬着走。她的一只膝盖真地碰着河岸，而且她的灰色运动服的裙子露出黄土污痕。

行驶了不到两哩地，这辆赛车就用完了那么多的水，以致她不得不往返奔波，去了河边四次才把水箱灌满。当她回来登上脚踏板的时候，她怒目俯视了一下变成灰疙瘩的鞋罩和鞋，她不是眼泪汪汪的。她非常愤怒。

“傻瓜！应该穿上胶鞋。哦——太晚了。”当她发动汽车的时候，她评论说。

她又沿着印着卐字车印的车辙行驶。为了躲避前面路上一个大坑，那位无名的司机把汽车调到道路那边，驶向一片没有围着篱笆的玉米田边的乌黑土地里。那个上面散布着稻草、柴禾和战场上的碎砖烂瓦、非常深的、灌满水的大坑的景色闪电一般向克莱尔袭来，她气急败坏地理解到她那位卐字车印的领路人陷入了泥坑，而且——

于是立刻她的汽车就陷入泥坑里。

她不得不把汽车摆在大坑那里。它陷下去，陷得很深，于是它就停在下面。发动机停了。她发动汽车，但是后轮旋转个不停，却没有牵引力。它寸步也没有移动。当她又使颤动着的发动机熄了火的时候，她就让车停着不动。她凝视着她父亲。

现在他不是一位父亲，而是一个力图不激怒那位司机的乘客。他温柔地笑一笑说：“真不走运！哦，你竭尽全力了。路上那边另一个大坑，会同样糟糕哩。你是个优秀的司机，娃娃。”

她的微笑又热情又真诚：“不。我是个傻瓜。你告诉我装上链条。我没有装。我该受罪。”

“好了，不管怎样，大多数男人会咒骂起来。由于你不敲打我，你很有功啊。在这样的时刻，我相信不行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出去，在泥淖里爬，给你扮演个海龟瞧瞧。”

“不。我很好。只要有有用我就觉得意志坚强极了。它使我继续前进。不过现在我还是高高兴兴的好，因为我们陷在泥坑里，而且我们在这无忧无虑的夏天中剩下的日子里大概要一直陷在泥坑里喽。”



长期紧张的厌倦情绪突然袭上她的心头。她垂头丧气，缩成一团坐着，她的膝盖在方向盘边缘下盘起来，她的双手搭拉在身边，一只手从椅垫上滑下去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刷刷响声。她闭上双眼；当她的头垂得更低的时候，她幻想她能听见她那紧张的颈椎骨的卡嗒声。

她父亲沉默无言，成了一个披着旅行毛毯的模模糊糊的形象。雨水在窗边窗帘里的云母灯上添上了条纹。远方的一列火车凄凉地鸣着汽笛穿过湿润的田野。汽车里散发出霉味。寂静得象耳朵上包着毛毯一样。克莱尔陷入迷迷糊糊的瞌睡中。她觉得她决不能再开车了。

## 第二章

### 克莱尔躲避体面的人们

克莱尔·博尔特伍德住在布鲁克林高地。众所周知，纽约人和中西部其他地方的人都相信布鲁克林人不知怎地非常富于幽默感。在报纸的幽默文笔和音乐厅表现得那么富于风趣，以致凡是愿意接受这方面哲理的人都相信布鲁克林的主要公民们都是副主祭、承办人和产科医生。事实上最整洁、最洁净、扇形窗最富于特色的北华盛顿广场，爬满常春藤的格拉默西，并不象人们称作高地的布鲁克林那么富于贵族气派。亨利·沃德·比彻在这儿传道。这儿，在从苏腊巴亚<sup>①</sup>和新加坡驶来

---

① 印尼爪哇岛的小城市。

一艘艘装备精良的轮船码头的隆起地带，在一座座象陵墓一样的高楼大厦里，给千帆万轮的巨头们统治着。不过它仍然是资金不算太雄厚，不能和纽约第五街竞争的富裕地区。这儿居住着铸工厂和造船厂街区第五代的厂主。这儿，在一幢更庄严、更简陋、更守旧的大砖房子里，住着克莱尔·博尔特伍德和她的鳏夫父亲。

亨利·B·博尔特伍德是一家经营铁路供应物资商行的副总经理。他既不是很富裕，也绝对不是很贫穷。每年夏天，尽管克莱尔体贴地暗示，但是他们依然租下泽西海岸的同一幢小型别墅，博尔特伍德先生星期日就下来，克莱尔已经上了铁路干线上的费城郊外的一所好学校。她习惯于文雅悠闲的生活、富于吸引力的消遣活动、果仁巧克力和有点惊奇她为什么活着的心情。

她愿意旅行，但是她父亲脱不开身。他始终劳累过度地过日子，却又希望不过分劳累地度过夜晚。他富于魅力，精神饱满，面颊通红，留着白胡髭，由于成年累月琐事缠身而患上神经痛。

克莱尔的雄心壮志一度是生些娃娃和有个资金雄厚的丈夫。但是当各种各样的青年人出现在她面前，唱着求偶的歌曲，炫耀着他们那最近干洗过的羽毛时，她发现和资金雄厚的年轻人在一起的苦恼就在于他们资金雄厚。虽然她喜欢跳舞，但是“跳舞的男人们”却使她厌烦，而且她也不十分了解当地知识分子；她很爱听交响乐，但是她在讨论木管乐器处理音乐主题的奥妙时却从来也不大顺利。她拒绝了一位带着一把古老的小提琴、爱打领带、拥有八千美元收入的艺术大师。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唯一扰乱她的，是整个布鲁克林高地的一伙鱼龙混杂的人都称之为“杰夫”的杰弗里·萨克斯顿。和她比起来，杰夫·萨克斯顿三十九岁，而克莱尔才二十三岁。他衣冠楚楚、工作繁忙；他没有恶习或者想入非非的迹象。特别因为杰夫可能发明了象征性的晨礼服、不起皱褶的灰裤子和道貌岸然的无边眼镜。他是一所最高学府的毕业生，他有一帆风顺的前程，美满的家庭和高超的才能，而且他在纽约铜器生意上是很成功的。当那些鲁莽的、神气的、或者贫穷的人向他提出问题，杰夫先冷眼观察他们一下才回答，而且常常使他们感到那么不自在，以致他都不必回答了。

和克莱尔同样年纪，刚迈出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校门不久，生意做得非常兴隆，每天六点半钟就欢蹦乱跳地穿上晚礼服的青年们，那些谈情说爱的显赫人物们和体格健壮的英雄们，克莱尔觉得这些小伙子倒也很讨人喜欢，但是很难把他们区别开来。她不需要识别杰夫·萨克斯顿，他自己表白心迹。杰夫来访——但是不太频繁。他唱情歌——但是不太动感情。他带她父亲和她本人去剧场——但是不过于破费。他对克莱尔说——用一种不太严肃的声调——她是他的掌舵的雅典娜，是他的整个宇宙的玫瑰。他向她报告他的殷实地位——但又不太明显。

而且他那样持续不断地、坚定不移地、安安静静地、斯斯文文地、毫不动摇地总在那儿。

她注视着婚姻的巨轮朝她那艘怀着凌云壮志的脆弱快艇漂来，兜着险象环生的圈子。

这时她父亲积劳成疾，得了神经衰弱症。医生命令他休息。克莱尔照顾他。他不愿意旅行。他肯定不愿意去海岸或

者阿迪龙达克<sup>①</sup>。因为明尼阿波利斯城有他的一个分公司，所以她就引诱他去远方。

由于在布鲁克林高地扎下根，克莱尔不大了解美国西部。她以为密尔沃基<sup>②</sup>是明尼苏达州的首府。然而，她并不象她的一些朋友那么蒙昧无知。她听说达科他州的麦田要一大片一大片——可能是一百亩一百亩地计算。

博尔特伍德先生不能任凭明尼阿波利斯城分公司的代理人介绍给他的那些人哄骗地摆弄。他又在劳累过度地工作，而且十分快活。他希望找出分公司的毛病。克莱尔试图把他引到五大湖<sup>③</sup>地区。她失败了。由于情绪急躁，他的神经导火线第二次又“烧坏”了。

克莱尔时常支配她那一圈女孩，但是除了用间接的、妙趣横生的取笑，她从来没有想到过支配她那善于行使权力的父亲。现在，与医生合谋，她威吓起她父亲来。他看出阴森森的死亡正在等待他，二者必择其一，于是他就很温顺了。他一切都同意。他答应和她一起横跨两千哩的平原和山脉去西雅图，顺便拜访一下他们的亲戚，尤金·吉尔森家。

在边远的东部他们有一个司机和两辆汽车——一辆轿车和克莱尔喜爱的那辆戈麦斯——德珀杜辛牌双座敞篷汽车。她相信，悄悄地对她父亲讲要控制一下人员，不要带司机，将会是更大的变化。她父亲从来没有开过汽车，但是她可以开，

---

① 这是环形山脉，是纽约马西山的顶峰，位于北部圣劳伦斯山谷和南部莫霍克山谷之间

② 这是纽约州最大的城市，一个港口。整个中西部的巨大货物，经过圣劳伦斯海上航道，由此地运往世界各地。

③ 指美国东北部的苏必利尔湖、密执安湖、休伦湖、安大略湖和伊利湖。

她坚持说。他轻易答应的神情是很悲哀的。他用摇尾乞怜的人那种眼神观察着她。他们叫人把那辆戈麦斯双座敞篷汽车从纽约用船运来。

在七月一个早晨，他们在薄雾中从明尼阿波利斯城出发了，而且由于接到暗示，他们就在雨中，几乎也是在粘土层地区，在北方六十哩的地方停下。显然他们驶向太平洋的捷径就是明尼苏达州申斯特罗姆镇和戈芬大草原之间这片无边无际的玉米田的潮湿边界。

克莱尔从沮丧的瞌睡中醒来，叹息说：“噢，我必须干起来，把汽车从这个泥淖里弄出来。”

“你不认为最好还是找人来帮帮忙吗？”

“不过找谁呢？”

“谁！”

“不！当你陷在泥淖里的时候，就是要找‘谁’。从事这样冒险活动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必须独自干事。我总是要人家替我干事。女仆们，和蔼的老师们和你，亲爱的老爸爸。我想这使我变软弱了——我倒喜欢一张柔软的长沙发、一本小说和一磅杏仁酥糖，而且感到非常厌倦，而不要象现在我感到的这么富于男子气概。不过——”

她把她那件灰色花呢外套的衣领翻上去，吃力地爬出去——她背上的肌肉非常疼痛——检查后轮的情况。车轮一直埋没到车轴；在车轮前面污泥堆积成坚硬闪光的黑胶泥。她拿出千斤顶和链条。太晚了。车轴下没有放置千斤顶的余地。她想起听驾驶汽车的朋友们说过柴禾会在泥淖里给车轮垫上一片爬上去的比较稳固的铺垫层。

她也想起他们灾难过去一个星期以后，他们讲起他们遇

到的灾难听起来会多么有趣和多么英勇得意。

她朝着一片残败的小树林涉水走去，最初她拼命想不让身上弄湿了，但是她放弃了这种想法，而且处于无视肮脏的状况中也颇有乐趣。她一直穿过泥淖，她在泥塘里翻滚。在那片树林里长着高高的杂草，杂草浸湿了她的袜子，直到使她的足踝感到发痒。克莱尔从来没有料到她会和柴禾堆这么关系密切。她变成这样了：好象她是一个在这儿辛苦地干了好多年活儿的拓荒女人一样。她终于分辨出一根根的柴禾——她简直无法从另外一些枝杈下面抽出那根有用的长树枝来，她每次一试图够到稀奇古怪的一堆软树枝时，那多刺的树枝就刺痛她的手。

她往返奔波了七趟，运来一抱抱小树枝，郑重其事地拖来一根根大树枝。她在四个车轮前面把一根根树枝拍打下去。她那鲜嫩的双手看来就象在修建一座软泥堡垒的三岁男孩的爪子。由于污泥钻进指甲下面，她的指甲感到疼痛。她那粘满泥块的鞋子重得抬不起来。那是怀着一种自满的心情，她坐在脚踏板上，刮去鞋底一车重的褐煤，爬回车里，用力踩起动机。

汽车移动了一下，往前爬行一英寸，又倒退一英寸。第二次汽车鼓舞人心地喘息了一阵，却几乎没有挪窝。于是克莱尔真地抽泣起来。

她在她父亲那件舒适的、粗糙的、散发着石楠味的外套肩头揉搓着她的面颊，这时他轻轻拍拍她说：“好姑娘！我最好还是下车帮帮忙。”

她坐直了，摇摇头：“不，我会处理的。我再也不坚持要显得英勇无比了。我要找个农民把我们拖出来。”

当她让身子滑落到淤泥里的时候，她想到所有的农民都

有一颗在纽约的势利眼和为金线操劳的人们当中永远找不到的金子般的心，那是解剖学上的稀有现象。最近的那颗金子般的心可能正在前面四分之一英里的一所房屋里富于同情地跳动着。

她走上一条泥泞的小路，向一所泥泞的农家小院走去，院里的一条恶狗朝她的湿漉漉的两条腿狂吠，一群鹅在无比浑浊而平静的泥塘里发出嘎嘎声。房屋很矮小，相当破旧。从前可能油漆过。牲口棚却很宽敞，很新。几乎都油漆过，而且漆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红白二色的装饰物。房屋上没有黄铜名牌，但是在牲口棚上，却用雪白的大字涂着铭文：“阿道夫·佐尔扎克，一九一三年。”

她顺着木头台阶，爬到乱糟糟扔了一地破奶油分离器零件的狭窄木屋后面的走廊。她自言自语说，她没有走到前门，却走到后门，是坦率而友好的，而且她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敲了敲那扇阴沉地摆动了一下作为回答、榫头接得不好的纱门。

“Ja?”<sup>①</sup>从里面传来人声。

她又敲敲门。

“Hinein!”<sup>②</sup>

她打开挨近厨房的那扇门，在里面最显眼的部位是一只堆满汤团和腌猪肉的盘碟，一个只穿衬衫，满脸胡髭，非常泰然自若的男人，坐在桌边，他一边坐正了，一边询问：

“嗯？”

“我的车——我的汽车——陷进泥淖里。恐怕我是一个很

---

① 德语：是啊？

② 德语：进去吧！

不高明的司机！不知是否可以请你——”

“我平常收三块钱，要是少于四块钱我可就不相干啦。今天我觉得不大得劲。”<sup>①</sup>那位心地善良的人发牢骚说。

克莱尔发觉有一个她没有注意到的女人——比汤团还小很多，远远没有腌猪肉那么壮实，就是她——正在讲话：“Aber！”<sup>②</sup>爸爸。这个可怜的小姐独自开车，你还向她这样漫天要价，太不象话啦。她会咋想谢尔曼镇的人呢？”

那个农民只哼唧了一声。他对克莱尔说：“哟，四块钱。内是我平常有时要的价。”

“平常？莫非你的意思是说你一直把那个大坑留在路上，以致人们一直尽力绕着走，而且象我一样陷进去吗？噢！如果我是一个官员——”

“哦，我不知道，我不认为我要按照你这时髦人儿的要求来经管我这地方——”

“爸爸！你咋对小姐讲话！真丢脸呀！”

“——从城里来的。如果你不愿意，你就一迟待在明尼阿波利斯吧。给三块半钱我就把你拉出来。人人都给内些钱。上个月我挣了四十五块钱他们独高兴给。他们说帮我得好。我不明白你为啥找碴儿。噢！这些娘们！”

“这是敲诈勒索。要不是我父亲坐在外面等待，我就不会出这笔钱。不过——走吧。赶快！”

她坐着轻轻敲敲鞋尖，同时佐尔扎克完成了狼吞虎咽吞食汤团那项唏哩呼噜的工作，然后伸伸懒腰，打着呵欠，搔搔

---

① 那个德国农民语法不通，张口就说错。他的妻子也一样。

② 德语：哎呀！



痒，披上他那件显然是用经过特殊加工的破烂制成的、带工装裤的、破烂不堪的脏衣服。当他去牲口棚牵几匹马时，她妻子走到克莱尔跟前，在她那精疲力竭的脸上流着奴隶般的女人动不动就落下的眼泪。

“噢，我不知道该咋么办。我的男孩们去上公立中学，而且他们讲的美国话就象你一样豪。噢，我想让男人让俺离开美国。但是爸爸他说这是 Unsinn<sup>①</sup>，你弄到钱，他说，就没有人管你是美国人呢，还是古老国家的人。我可相坐一次汽车！不过——我这么害臊，这么害臊，非得坐着看我 Mann<sup>②</sup> 搞这鬼名堂。我嫁给他四十年了，而且不久我就会死掉——”

克莱尔轻轻拍拍她的手。对于衰老到毫无希望的悲剧没有话好说。

阿道夫·佐尔扎克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大路走去，跟在他那一群膘肥体壮的马后面——那几匹马比他的纤弱妻子光洁、营养充足得多。克莱尔跟着他走，她在心里很想犯凶杀罪，并且认为好极了。当博尔特伍德先生怀着温柔的惊奇神情朝外眺望克莱尔的新朋友时，佐尔扎克就把那儿匹马拴在车轴上。两匹马拉出七十马力拉不动的汽车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那几匹马轻而易举地，张着大嘴，想着午饭，那车轮从泥塘里拉到泥坑边就——

由于一团乱糟糟的破碎皮带和绳索，挽具断了，于是汽车丝毫不差地又坠入泥坑里。

---

① 德语：胡闹。

② 德语：丈夫。